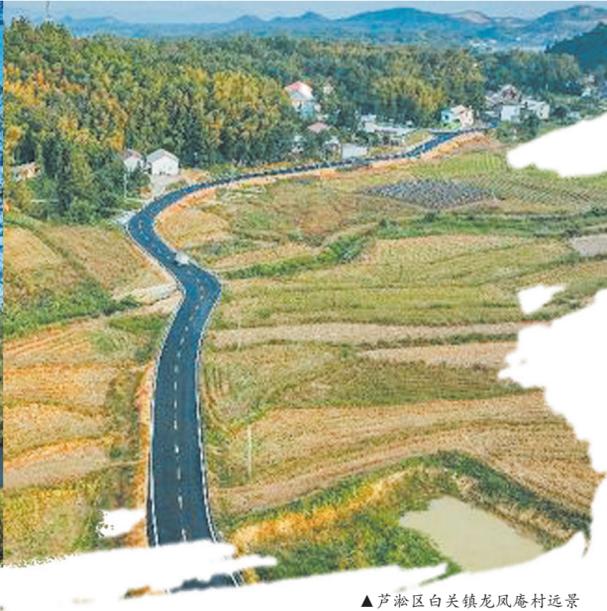


2024年4月23日  
星期二  
责任编辑:郭亮  
美术编辑:左骏  
校对:马晴春



▲龙凤庵中学校园内的古枫树



▲芦淞区白关镇龙凤庵村远景

文旅株洲  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联合办

株洲风物

从庵寺到村庄——

## 源远流长的龙凤庵

宏远

## 古有桃花源而今有桃坑

谭玲

五柳先生笔下的《桃花源》落英缤纷,引人入胜。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城茶陵有那么一个乡镇——桃坑,它孕育于大山的怀抱,大山使它难以让人接近,却也赋予它大自然的灵气。

沿途,弯绕的山路从大山深处开辟而来,墨绿的山林中点缀着点点秋的金黄,隔着车窗,横斜的树枝似乎在向我们打招呼,时不时轻敲车窗欢迎我们的到来。越往里行驶,越会发现:周围灌木上的叶子,蒙上的灰尘愈来愈少,颜色愈显光亮。

步入桃坑,整个人犹如一片羽毛,轻飘飘。上午十点钟的日头并不大,散发的热量暖暖地裹住游人,几片稀薄的云沉浸于桃坑的山水之中,懒洋洋地消散在瓦蓝瓦蓝的天空。远处青山绵亘,或高或低;近处双元村古朴的建筑依山傍水,灰白色建筑的檐角微微上翘,有几份艺术气息。

这里植被茂盛,空气清新。不远处,村民用挖了洞的大铁桶,一口硕大的铁锅,几根从山上捡来的柴禾支起了个简易灶台,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翻腾着红薯与气泡。几经询问,原来农妇将红薯煮熟是为了晒成红薯片,嘴馋的我们迫不及待想品尝,只可惜还没熟,阳光下,金灿灿的红薯片均匀有序地排列在竹筐上,与阳光相辉映,格外惹人注目。

绕过几个弯,错落有致的客家民居映入眼帘,民居依山傍水建筑着,颜色以土黄、灰为主,条件好的还有红漆的大门、浅灰的墙裙,土墙灰瓦给藏于深山的桃坑增加了几分韵味;一般有二楼,宽敞的一楼用来人们居住,二楼狭小,主要堆放柴禾,储存杂物。沿着小路漫步,秋风徐徐,引得周遭竹林窸窣窸窣,窃窃私语;这里的芦苇也生得十分妩媚,傍水而生,高有三四米,从大片粗壮的绿叶中生出几束粉色的芦苇,在微风中徐徐摇曳,宛若娇俏的姑娘。热情好客的村民带领着我们参观的第一栋民居是带有庭院的,院中栽种着两棵金橘树,黄灿灿的果子满树,压垂了枝头。你若问:为什么没人摘?因为民居主人一年前已过世,留得这满树的金橘空结寂寞。据了解,主人有着一百零三岁高龄,桃坑高龄的老人有很多。这么秀丽的山,这么柔美的水,这么清新的空气应是高寿的主要原因了,正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

淙淙溪流绕过村庄,水流虽小,但遇到磕磕绊绊的溪边岩石,仍会溅起不少水珠。这里的竹林很多,聪明智慧的村民会利用竹子制作利于生产活动的工具。沿着小溪,两农妇一老一少,正在用砍下的竹子修葺菜园的篱笆,少的修剪竹子,将竹子分段;老的编篱笆,两个人分工明确,不紧不慢,秋风拂过老妇人的头巾,头巾中感应着秋风的号召,微微摆动着,这份分明是在享受生活而不是完成农事。

游东阳湖正值下午四五点,湖面波光粼粼,游艇没有激起大浪,慢慢悠悠地行驶在湖中央,艇上的人们有的享受着泛舟湖面带来的舒适,忘掉烦恼沉沉睡下;有的分享着自己旅途的所见所感抑或畅谈人生经历。慢一点吧,再慢一点……将要抵达目的地时,一辆竹筏浮动在水面上,竹筏上支了个简易的棚子用来遮风挡雨,这是村民撑起竹篙准备带着农产品去卖钱。

这里的山、水、人是分不开的,他们相互映衬,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——桃坑。来到这里,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灵气;在这里,放下外界的纷纷扰扰;在这里,独处静默可以与自己对话,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。这个地方能拂去心里的尘土,净澈心灵。她堪比桃花源。



波光潋滟的东阳湖

中国地方很大,数千年深厚文化积淀,有典故、有影响的地方真是灿若群星,数不胜数。

但我的家乡,古来狭村陋地,荒丘贫瘠,既无高山可仰,也无秀水可流,更无名流传播于世,平凡无奇,鲜有颂扬歌咏之典。

上世纪20年代,一位矢志为民求翻身、谋福祉的书生,用他坚定而匆匆的脚步,踏进了这块贫瘠之地,也使这里一座鲜如寡闻的庵寺,从此名留青史,渐渐被人熟知,响亮起来。这庵寺的名字便叫做“龙凤庵”。

### 久远的传说

大抵来说,野史经不住考证,但既然能流传下来,且有头有尾,根叶俱全,就权且信它一回吧。

却说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,执政十六年,大事没做几样,倒是落下一个纵情声色、玩乐至死的荒唐昏庸之名,三十一岁便暴病而亡,帝王生涯草草收场。

明正德十四年,宁王叛乱,正德皇帝借平叛之名南下,塞驾未动叛乱已平,但皇帝既然起了游玩之意,岂肯罢了猎艳之心,执意继续南巡,一路猎奇搜秀,声色犬马,好不快活。却说这一日龙辇驾到湖广布政使司的潭州醴陵县境内,早有当地豪绅、醴陵北乡枫树塘张氏率家族众人恭迎圣驾,可谓盛况空前,热闹非凡。

张氏家族,并非本地土著。元末动乱,湖湘惨遭杀戮,十室九空,明初大量江西移民涌入湖南,新余张氏望族一支,由张有诚兄弟俩领着,迁徙至湘东醴陵北乡境内,枫树塘落户的张家一支,以常公、塔公为始祖敬奉。

皇上驾临,乃是张家莫大之荣幸,除了大张旗鼓恭迎盛情款待以外,为讨圣上欢心,还将族中一个姿色出众、才貌双全的女子恭送给了皇帝。皇上龙心大悦,赏赐了张家大量金银珠宝。

几番缠绵,几度厮磨,风流皇帝心满意足,要起驾还朝了,也许是后宫佳丽云集,也许原本就是沾花惹草玩腻了,可怜张家大小姐,却没有被皇上带进京城的恩宠。问题来了,皇上宠幸过的女人,如何安置呢?圣旨御批,拨款在张府不远处,择一风水宝地,建一静幽庵寺,迎张家女子庵中坐禅修养,斋戒念佛。

寺庙建得自然气势不凡,坐北朝南,门前一口小池塘,三棵大树,枝繁叶茂,常有白鹤或者是白鸬鸟栖息在此,成群结队,飞翔嬉戏。

因此庵乃为当今皇上恩宠的女子所建造,寓意龙凤之祥瑞,故赐名“龙凤庵”。

### 学校往事

即使攀龙附凤,数百年来龙凤庵并未因此声名鹊起,广为人知,而百年前一介书生的跬步之行,在此播下革命火种,却让这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寺的大名,在不经意间荣登闻名中外的鸿篇巨制之中。

上世纪初叶,中国革命风起云涌,针对某些人嘲笑、诋毁农民运动,有一位年轻的革命者、湘潭韶山冲走出的润之先生,毅然返乡开展农民运动调查工作。他一袭粗布长衫,手持油布雨伞,日夜风雨兼程,一路风尘仆仆,行走了乡村旷野,深入田间农家,与农民促膝长谈,与农会开会征询,获取一手资料并形诸文字,对党内外交反运、污蔑农运是“痞子”运动的错误思潮,进行了有力抨击。

1927年年初,湘东大地春寒料峭,润之先生由醴陵农会委员孙小山同志陪同,从醴陵阳三石火车站登车,行至北二区姚家坝下车,然后不辞辛劳,步行十余里来到龙凤庵,随即召集当地农民协会召开了一场热烈的座谈会。润之先生对当时庵内教师们和农协会员破除迷信、打烂菩萨煮肉吃的壮举,十分赞赏,并将此事例写进了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。从此,龙凤庵声名大振,惹人关注。

那么,庵寺内的教师从何而来呢?原来,当年皇上回京后,张家小姐万念俱灰,一生于庵中静心修养,吃斋念佛,终老百年之后,族人便将庵寺改造成了私塾,令其子弟在这里读书识字。后来又改其旧制,扩招外族子弟入学,自此,龙凤庵学校,一直成为当地孩子求学的古雅之苑,方圆十几里农家子弟皆有受益。我的初中,也是在这里就读。

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,全国掀起一股兴学重教的热潮。姚家坝公社小升初考试后,成绩最优秀的几十名学生,组成两个尖子班,一个放在公社最好的光明小学校,另一个则放在了龙凤庵中学。

事实上,不知何时起,龙凤庵的佛堂殿堂,早就不复礼佛功能,而是成了一些带家属的教职员工的住宿

楼。陆续建起的教室与办公室,都排列在殿堂的侧后方,外延至高处的那排土筑的平房,则是废弃的株洲市第二中学学农基地的宿舍与教室。这些新旧不一的建筑群,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校区,设有初中、高中部,凡学生三四百人。

我们班的教室,就在最贴近庵寺的后面高地。有几个任课老师,平常就住在庵寺里。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因此常去老师那里取作业本取资料。倘若一个人进去里面,即使白天,竟也有些惊悚。百年古寺,静若地宫,灰砖碧瓦,雕梁画栋,幽深莫测。天井里布满青苔和腐叶,到处都呈现出岁月侵蚀洗刷的斑驳与破旧,庙宇间,似乎有股神秘诱人的仙气飞散游荡。穿过外间通道,钻进最里间,是教化学的袁老师一家的住房,霉味潮湿,寒凉逼人,我甚至有些替老师担心,住在这里能睡得安稳吗,晚上能不做噩梦么?

庵寺里早已不见任何关于菩萨香火的遗迹,大概当年一把火已经将旧世界的尘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,余下支离破碎的破壁残垣,以及摇摇欲坠的一些旧房顶,也仅仅为临时住所,唯有庵前几棵大树依然生机盎然,顽强而寂寞地挺立着——其中最大的那棵,树的底部完全裸露在那口小池塘边,树干已然空洞洞破裂,疑似濒临枯萎,命数不长了我曾看到,几只挥着翅膀的白鸬鸟掠过树尖,发出些尖厉的叫声。听说后来没几年,学校扩建,机器的轰鸣声使得这里遗迹无存,惟那棵稍矮小些、生命力依旧旺盛的大枫树,幸运地留存下来。

### 新的征程

历史总是用来被改变的,一切都在变化中前行。如今的龙凤庵,已然成了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一个自然村的名称,同时,沿用多年的姚家坝中学的名称,也重新恢复为“龙凤庵中学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上世纪七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的同学和学长,很多都成了祖国建设的栋梁。进入新世纪以来,龙凤庵这个地方凭借着悠悠历史渊源和近代红色革命基因,快速融入当今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,汇入了国家乡村振兴事业的洪流,迸发出从未有过的巨大活力。

去年四月,新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沈晓明,将龙凤庵村设为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,随即马不停蹄地领着自己的团队奔赴株洲,来到龙凤庵村和龙凤庵中学,调研基层党建、民生保障、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情况,走访慰问困难群众、老党员。

聪明机智的龙凤庵人认真聆听了沈书记讲话指示后,迅速行动起来。他们深刻地意识到,摆在龙凤庵人面前迫切的任务,是怎么充分利用好独特的红色资源,建立和发展红色旅游产业,打造多元化的休闲农业与旅游体验,将发扬红色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落到实处,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

龙凤庵人懂得抓住机遇,懂得创造价值。借着沈晓明书记巡访的东风,一个颇具规模,以全国党建为引领,集红色文旅、乡村振兴为核心的红色示范村规划蓝图,横空出世。这份蓝图,务求求真,既有大格局长远目光,又切合本地特色建立品牌策略,红色铸魂——溯源红色基因,传承红色基因,赓续红色血脉;绿色筑基——扩规模、提品质、强品牌、延链条、增价值;红绿生金——红绿融合、党建引领、全民参与、共同富裕。做大做强当地特色农产品白关丝瓜产业,做深做实龙凤庵红色教育,以农促旅,以旅带农,结合红色文化,共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庄,形成全国红色文化乡村、现代有机农业示范村、全省基层党建示范村。

今年初春,我再一次回到龙凤庵,村里两条水泥村道,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两条既宽敞又规范的崭新的沥青路,道路的提质加宽,对于村户人家日益增加的小汽车和农用车的交通出行,提供了极大的快捷与方便。

每当夜幕降临,宽阔的新村道两侧,华灯初上,明亮温馨,道旁绿植成荫,鲜花馨香扑鼻,三三两两的村民,惬意地迈开悠闲而沉稳的步伐,一边散步,一边谈笑,欢快的笑声在夜色下的田野中传出老远。看着这一切,你会有一种错觉,恍若置身于美丽的假日城市公园中,甚至更让人舒适的是,乡间的夜色,少了一份喧哗热闹,而多了一些宁静唯美。

龙凤庵,数百年历史熏陶的一座古庵,在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进程中,留下了它传奇而不可磨灭的一笔。我坚信,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征途上,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和未来希望的名字,一定会再次载入辉煌的史册。

## 杨万里与攸县的情缘

谭特立

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荫。

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

这是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描写攸县新市地区一带田园风光的诗。绍兴二十四年(1154),杨万里进士及第,授赣州司户,绍兴二十八年(1158)任满调永州零陵县丞,绍兴二十九年(1159)春,年仅32岁的杨万里从老家吉水启程赴零陵县丞任,行至攸县新市,宿于徐公店。新市位于攸河之滨,旧属清阳乡民都,是攸县中部平原上的一个市镇,沿河两岸土地肥沃,素有“攸县粮仓”之称。其时正逢油菜花黄的清明时节,杨万里望着田间小路两旁疏疏落落的篱笆,通向一望无际的菜花地里,一些顽皮的小朋友追着黄色蝴蝶飞入菜花深处……面对如此美景,不禁诗兴大发,遂在徐家的白粉墙上,挥笔写下这首流传千古的《宿新市徐公店》。

人们常认为“飞入菜花无处寻”这首诗是《宿新市徐公店》唯一的一首,其实不然,杨万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有两首,这只是其中一首,另一首是:

春光都在柳梢头,拣折长条插酒楼。

便作在家寒食看,村歌社舞更风流。

杨万里通过描写酒楼柳条上的春光,记录新市田野清明时节农民欢天喜地扫墓祭祖、村歌社舞的醉人乡土风俗,并引发诗人对故乡吉水清明节风俗的怀念。“便作在家寒食看”,虽然客居新市,但就当是在家乡一样,看这里农村搭台唱歌跳舞般的欢乐场面,实在是让人感到潇洒风流而心情畅快。

第二天,杨万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丽如画的的新市,乘船沿攸水而入淡水。船至湘江时,又有《舟过安仁》诗一首曰:“一叶渔船两小童,收篙停棹坐船中。怪生无雨都张伞,不是遮头是使风。”以充满趣味且浅白如话的诗句,展示两渔童把雨伞当船帆的欢快乐情。

杨万里在此留下诗篇的新市徐公店的主人,是五代时南唐大学士徐铉之子徐勣的后裔。徐勣于五代末迁入攸县南乡深田江塘定居,传至第九代迁新市居住。由于家世原因,徐公颇好诗词,当他发现杨万里写在白粉墙上的这两首构思新颖、语言通俗的诗后,禁不住啧啧称赞,交口传诵,并用碧纱笼罩着,很好地把它保护下来。

《历代七言诗精品千首》录杨万里两首《宿新市徐公店》诗,但编者却在注释“新市”时,以新市为古县名,注为“湖北省京山县东北”,却不知攸县早有“新市”之名。后来,又有人注释“新市”在浙江德清县,理由是杨万里曾任江东转运使,使所在江宁(南京),把杨万里赴零陵之路,说成是从南京经浙江德清新市镇再往零陵上任的。查杨万里年谱,杨自宋绍兴年间中进士后,先任赣州司户,后调零陵丞。不管是从赣州至零陵,或从杨万里的老家吉水至零陵,经过攸县是最为方便、简捷的路线,杨绝不会北上绕道湖北再下湖南零陵的。再者,杨万里到达零陵后,见零陵景象残败,有“柳子祠前春已残,新晴特地却春寒,疏篱不必花为护,只为蛛丝作网罗。”之诗,表其忧国伤民之情,“疏篱”一词显然与在攸县见到的“篱落”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。而且,杨万里与攸县是有着深厚渊源的,《攸县管塘杨氏族谱》载:杨万里属庐陵杨氏大同系杨公名下子孙,与管塘族祖六郎同宗。六郎,字庆基,明经学博,宋进士,任国子监祭酒,他热爱攸县的风景,由江西涪州南迁居攸县时,杨万里有《赠六郎承祖公迁居攸县》绝句诗二首相赠,其一曰:

南溪不住住攸县,别驾孙法接其口。

莫以甘棠南国荫,更忘萱草北堂忧。

其二曰:

六丁慈亲路一千,那君归省又何年?

赠行句子真聊尔,且折垂杨当赠鞭。

诗中表达了对六祖迁攸县居住的亲情与乡愁。既与攸县有这般渊源,从江西赴湖南零陵上任,借赴任之便来攸县探望迁居在此的族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韩伦曾当国,尝筑“南国”,欲网罗四方名人,属杨万里为记,许诺可以升官,杨万里说:“官可弃,记不可作。”由此触怒韩伦。宋宁宗元年(1195),杨万里退居在家休养。杨万里在家十五年,忧愤成疾。一日,有族人外归,言及韩伦专权日盛,杨万里痛哭,叫左右拿纸笔来,书曰:“奸臣专权,谋害社稷,吾头颅如许,报国无路,惟有孤愤。别妻子。”笔落而逝,终年70岁。